

潘中伟  
著

# 前见与认识



哲学  
与人  
研究  
丛书

顾问 袁贵仁  
陶德麟  
主编 郑永扣

河南人民出版社



顾问 袁贵仁  
陶德麟  
主编 郑永扣

哲学与人研究丛书

# 前见与认识

潘中伟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前见与认识/潘中伟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7.6

(哲学与人研究丛书/郑永扣主编)

ISBN 978-7-215-06060-9

I. 前… II. 潘… III. 认识论-研究 IV. B0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7088 号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23341)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龙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8.125

字数 207 千字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定价:18.50 元

责任编辑 王卫国  
封面设计 孙宪勇  
版式设计 胡颖君

## 总 序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对于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是巨大的鼓舞和推动，也是更高的要求 and 鞭策。

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树立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重要理论武器。先进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先进文化的精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伟大的民族，不能没有哲学社会科学；一个民族的兴盛，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诚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sup>①</sup>时代呼唤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时代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大有可为。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大批既有深厚的人文精神、宽广的社会视野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又具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和实际能力的全面发展的人才。而这些人才的成长,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熏陶。人的行为都是具有目的性、选择性的,而人的行为目标的选择与确立,说到底是由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支配和决定的。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人自身的各种关系,从而促使自然、社会 and 人的全面、协调发展。而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非能够自然形成,这些问题是需要哲学社会科学进行专门研究的。同时,许多重大的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等问题也需要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交叉、协同研究,如环境问题、生态问题、资源问题、人口问题等。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仅需要自然科学提供技术支撑,而且同样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在国家立法、社会管理、宏观决策、政策咨询、区域规划等方面提供服务。事实正像人们所说,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犹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共同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郑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决定出版“哲学与人研究丛书”。组织本中心专、兼职研究人员,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以“哲学视阈中的人”为中心议题,围绕着人的生存、发展、认识、信仰、道德、价值、审美、素质、健康、幸福,以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文化等问题,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探讨,陆续推出一批既具有理论性、学术性、原创性,又与社会现实问题密切联系的高质量的成果。同时,锻炼和培养了一批觉悟高、能力强、学风正、素质高的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马克思曾经指出:“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

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sup>①</sup>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定要把握时代脉搏,领悟时代精神,深入到“三个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去,开拓进取,与时俱进,在研究和解决困扰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和创新,并通过理论上的突破和创新,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惟其如此,方能无愧于时代,有所作为,不辱使命。希望“哲学与人研究丛书”在各级组织和学界同仁的热情关怀、帮助下,茁壮成长!

郑永扣

2004年7月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20—121页。

## 序

在认识论研究中,人们长期忽视对于“前见”(伽达默尔语)的研究,因而使具体的、历史的认识变得抽象,似乎任何认识都只有实践一个前提,而没有理论或其他的认识前提。其结果也必然使“理论指导实践,理论对于实践具有重大的反作用”这一命题变得抽象起来。试问:倘若一切的认识都是直接实践活动的产物,那么,对于人类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理论成果而言,其意义又何在呢?难道它们只配充当实践活动证明其自身合法性的宣传品吗?

潘中伟博士的著作正是针对这一问题展开的。在他看来,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用非历史的态度来理解认识论问题中的认识主体。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把认识活动理解为处于一定历史生活中的现实的人的活动,并没有把认识论的研究与历史唯物主义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从抽象的、没有历史内涵的认识主体开始,我们就很容易陷入经验主义或唯意志论的漩涡。为此,他较为详细地考察了自笛卡尔以来哲学界对于认识主体的认识,认为认识的主体既不是所谓的精神实体,也不是抽象的个人,而是处于一定社会生活、社会结构中的历史性个人的自我,它是以前人以至于整个人类的认识为“前见”的。也就是说,当人开始实践的时候,他的脑子里并不是空白一片,而是以前人的“前见”为前提的。这个“前见”就是人类文明的精神



积淀,它既表现为人类观念的意识形态,也表现为人类的风俗、传统、习惯,它因教育而获得传承、因交往而传播世界。因此,任何个体意识,它的内容并不全部来自经验,相反绝大部分是来自前人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是人类生活的升华——尽管个人的精神世界与其实际所拥有的世界并不完全一致。

因此,作为一种具体的历史活动,认识就不是无前提的,它首先是以一定的精神世界为起点的。潘中伟博士在认识论中引进了伽达默尔的“前见”概念,并用它来标示这个在具体的认识过程中作为起点的东西这一做法,对于认识论研究的深化具有重大意义。因为任何认识都必须从一定的前见出发,而这些前见归根结底又是与前人的理论活动相关——它在更多的情况下往往直接表现为一定的理论、观点。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来否认理论对于实践的重要意义呢?由于理论本质上既是一种历史的反思,又是一种概括和提升,因此,对于具体的个人来说,理论就具有了对于现实生活的穿透性和超越性,它就完全可以指导人们的实践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前见的高级形式是意识形态,潘中伟博士详细地研究了前见的各种形式,并对意识形态在认识论上的发生机理及其历史作用做了非常有意义的探索。在文章结尾,他还认为前见作为一种人类的精神积淀,在本质上是为人类的自由提供前提、创造条件的,因此,他还对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作了富有启发的讨论。

这本著作从对认识主体的追问开始,以自由问题作为结束,比较系统、全面地探讨了认识论问题,资料翔实,论证充分、周密,对于一个刚踏上学术道路的青年学者来说,实属不易。

潘中伟博士是金顺尧教授的学生,在复旦读书期间,非常勤奋好学,并独立思考。当时他选择这个课题做博士论文,作为导师组的成员,我当时有些担心,因为非常难,它不仅要求有扎实的理论功底,也要求有很强的思辨能力,而且还要在这个几成定论的问题上能够推陈出新、提出自己比较独到的见解,又谈何容易!令人满意的是,中伟

比较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在评审、答辩中得到了专家们的一致好评,博士论文被评为优秀。现在再经过一年多的思考、补充、修改,我相信,这本专著的出版一定会对我国学术界认识论的研究有所推进。由于癌症,金顺尧教授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如果真有在天之灵,他也一定会为自己弟子的努力而倍感欣慰的!

代为序,以纪念金顺尧教授和他的弟子的学术成就。

**孙承叔**

2006 年新年于复旦大学

# 目 录

|                                             |           |
|---------------------------------------------|-----------|
| 序 .....                                     | 孙承叔 1     |
| 导论 .....                                    | 1         |
| <b>第一章 哲学的开端与认识主体的规定 .....</b>              | <b>10</b> |
| 引 言 开端问题对于哲学研究的重要性 .....                    | 10        |
| 第一节 作为近代哲学开端的“我思故我在” .....                  | 13        |
| 第二节 对抽象的反动:处于体验、生存中的生命与此在<br>(我体验故我在) ..... | 34        |
| 第三节 我生产故我在 .....                            | 52        |
| <b>第二章 世界之为世界 .....</b>                     | <b>66</b> |
| 引 言 泛论认识论的研究对象 .....                        | 66        |
| 第一节 康德的世界概念 .....                           | 72        |
| 第二节 生活世界引发的思考 .....                         | 86        |
| 第三节 绝对理念、客观世界和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 .....               | 98        |

|                               |     |
|-------------------------------|-----|
| <b>第三章 前见,作为认识的前提条件</b> ..... | 111 |
| 引 言 对于前见在认识过程中作用的一般提示 .....   | 111 |
| 第一节 前见问题在哲学史上的由来 .....        | 114 |
| 第二节 从诠释学处境说起 .....            | 125 |
| 第三节 传统与反思的关系 .....            | 137 |
| <b>第四章 对前见的进一步分析</b> .....    | 150 |
| 第一节 前见的概念内涵 .....             | 150 |
| 第二节 方法问题 .....                | 169 |
| 第三节 理论在认识中的意义和作用 .....        | 181 |
| <b>第五章 世界观与自由</b> .....       | 195 |
| 引 言 关于世界观问题的初步探讨 .....        | 195 |
| 第一节 世界观存在的理由 .....            | 198 |
| 第二节 意识形态和乌托邦 .....            | 214 |
| 第三节 自由与必然 .....               | 222 |
| <b>结 语</b> .....              | 233 |
| <b>参考书目</b> .....             | 239 |
| <b>后 记</b> .....              | 247 |

## 导 论

### 一、问题的提出

哲学,“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sup>①</sup>。哲学的最高任务就是对时代真理的认识。但是,什么是“时代”?时代的真理是什么?我们如何能够认识?我们为什么要去认识?对于这些问题的追问,一定会把我们引导到认识论的思考上去。而人们之所以常常对这些问题不以为然,就在于已经有一个现成的答案存留于他们的心中,尽管事实上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然而,我国认识论的研究正处于徘徊阶段,与正在进行颇为热烈讨论的其他哲学领域——如存在论、价值论——相比,这里显得冷冷清清,也鲜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新观点出现。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国认识论的研究已经成熟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即已经没有什么值得进行讨论的新问题了呢?或者,这是不是意味着,认识论的研究已无必要,目前这种状况也就是它自行消亡的前兆呢?

但是,依笔者看来,问题恰恰在于:由于认识论研究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没有解决,导致了今天认识论研究的这种徘徊——或者不如干脆说是停滞状态。这个主要问题就是:主体进行认识的前提条件是什么?事实上,这个问题与主体的界定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我们

---

<sup>①</sup>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2页。

马上可以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何为认识论的主体?对于许多人来说,答案简直就可以脱口而出了:前提条件就是思维,主体就是人。然而,也许这正是问题之所在!这些问题表现为:

首先,认识主体的抽象化<sup>①</sup>。

马克思从一定的社会历史存在来考察、规定人的本质,并把人的本质定义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当然是哲学史上的一次革命。但是,这种原则性的意见并不能被直接地套用到认识论的研究中去。因为,马克思是在“本体论”上定义人的,这里的“人”指的是具有肉体存在的、处于一定历史环境中的现实的个人。不论是从现实存在的社会关系的角度,还是从他自身的自我意识的角度来说,他都具有特殊的规定性。事实上,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定出发,我们必须承认:认识活动不同于实践活动,认识主体不同于现实存在的个人。尽管前者的性质受后者的制约,但是区别还是主要的。问题在于,要从对世界与人的本体论规定进一步上升到对认识活动的研究,这才是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可能的选择。一个具有特殊规定的认识主体,它是如何而且能够实现对这个现实中的个人生存于其中的世界的真理的认识,它的目的何在?这恰恰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如果我们不考虑认识主体的特殊规定性,这个认识主体就是一个空白,是一个没有任何内容的抽象的存在,简而言之,是一个孤零零的概念。在一个抽象的认识主体的基础之上,无论我们如何起劲地强调能动的反映论,由于这个能动的反映的承担者——人——是一个空洞的无,事情就变成了这个样子:能动的反映本应该是一个活

---

① 关于这个问题,俞吾金先生较早地提出过(参见俞吾金:《从抽象认识论到意识形态批判》,载《俞吾金集》,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75—84页)。遗憾的是,俞吾金先生所指出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更不要说在此基础上对认识论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了。事实上,大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认识论问题搁置起来了。

动的两个方面,可是,在这里,反映交给了思维活动,而能动却交给了实践活动,成了两个独立的问题。很显然,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人,顶多像一个容器一样,只能做到被动地接受感觉的材料,让他再去能动地反映,岂不是太难为他了吗?充其量,他只能像机器一样,按反映到的东西去活动罢了。

其次,认识论研究的心理学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实践问题的讨论,主体与主体性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人们也意识到了主体的这种抽象化,力图给这个主体增加些内容。恰逢皮亚杰的建构论传入我国<sup>①</sup>,于是,认知结构,以及由此而来的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脑神经理论等被一股脑地应用给了这个主体,似乎这样就可以使主体丰满起来了,而全然不管它是否能消化得了这些东西。在科学的名义下,认识论就俨然变成了认知心理学,认识论在不知不觉中被取消掉了。

我并不否认,认知心理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引入到认识论的研究中,自有其必要性和积极意义。但是,我决不认为,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可以代替认识论的研究本身。理由很简单,且不说任何一种心理学的研究都是经验性的,它自身的普遍有效性还存在着疑问;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任何一种心理学研究的结果,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某些认识论观点的制约和支配下取得的。而这些作为前提的认识论的观点,恰恰是需要进行反思的。因此,以这些结果再去证明它们的前提,不多不少,正是循环论证。

因此,从以上的现象来看,在整体上,我国认识论的研究仍停留在康德以前的水平,更具体地说,是停留在洛克的“白板说”的基础之上,它根本经受不起像休谟这类的怀疑论者的攻击。在实践中,这

---

① 皮亚杰的主要著作在1980年后被翻译成中文,如《儿童心理学》(1980)、《发生认识论原理》(1981)、《结构主义》(1984)、《生物学与认识》(1989)等。皮亚杰的主客体双向建构的认识理论对我国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的认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种认识论要么导致经验主义,否定任何理论的价值;要么就走向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根源就在于:这个抽象的人——他的脑袋里空无一物——要么按照反映论,一切跟着经验走;要么就发挥能动性,把他能抓住的任何东西都当成绝对真理去实践。

当然,现在有人提出认识论要走向生活,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可是,仅限于提出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怎样才能真正走向生活。依笔者看来,如果不对认识论的前提条件进行彻底的反思和重建,其他一切认识论的研究都无从谈起。

事实上,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认识的承担者无疑是现实中的个人,因为认识总是某个人在认识。但这个现实的个人又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的,他并不是一出娘胎就要求去认识真理。认识来源于生活实践的需要,也就是说,认识是一个次生现象。同时,现实的个人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者,他是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因此,作为这个个人意识统一性的认识的主体也必然打上他所生活的时代的印记。也就是说:认识的主体不可能是一个空白的人,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这是题中应有之义,抽象的主体本身就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看法的。

问题是,这个印记体现在哪里?我们在传统认识论中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概念来定义它。意识形态也许与它很相近,但是,意识形态经常以贬义词出现,而且含义也太窄,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包括意识形式)往往指外在的、客观化的精神产品。认知结构又太具有心理学色彩,与认识论的要求不符。我们这里的“印记”是指一种特定的看法,一种前判断。它既可以是意识形态,也可以是真实的看法、科学理论、风俗习惯等。而“前见”正好有以上这些意思。不过,这里“前见”的承担者不是此在,而是现实的个人、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进行感性活动的个人,而这些社会关系是建立在一定生产关系之上的有机整体。

因此,把“前见”这个概念引入到认识论中,可以使我们找到一



个现实的支点,通过对“前见”的深入分析,通过对它在认识中的作用考察,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深化认识论的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实现认识论研究的与时俱进。

从上述思路出发,本文试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运用辩证的、历史的分析方法,努力吸收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是德国人文主义思潮的研究成果,以认识的历史性为切入点来系统地阐述认识论问题。

## 二、选题的意义

这个课题的意义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在理论方面:可以深化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研究。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主要还是停留在基本原理的阐发上,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普及当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是,在认识论领域,即使是阐发也是比较困难的。因为,经典作家、尤其是马克思本人缺乏认识论方面的系统阐述。近年来,随着对马克思文本研究的深入,围绕马克思思想的争论也日渐增多。但是,这些争论主要还是局限在对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的理解和评价上,在此过程中,尽管也迸发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但是这些见解大多比较零散,没有形成系统的阐述。尤其是认识论方面,学界关心的似乎主要是教材式的编写,当然认识问题也仅是构成其中的一小部分。而有关认识论的专著大多侧重吸收实证研究、尤其是社会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方面的成果作为立论根据,对于西方哲学的研究成果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更主要的问题在于:这种研究一开始就建立在一定的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上,或者以既定的结论为前提,没有以哲学的方式来研究认识论问题,认识论的研究甚至变成了一种实证研究,不可避免地流入独断的境遇。这就使这种研究的普遍性问题受到应有的质疑。这里也反映出学界对于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没有予以重视,因此,对于哲学本身乃至认识论的对象缺乏很明